

## 十六歲的雨季

燕子掠過海洋，季風蒸騰眼淚，夏天也將隨之飛逝。  
而我願以坦然之姿，告別灑落十六歲的雨。

雨絲打在傘面翩翩起舞，垂墜而下在腳邊開出透明花，露水洗滌燥熱糾纏的焦躁，讓我眼中的世界靈動。我深愛那份盈滿新生的澄澈，所以我以往總是很純粹地說我喜歡下雨天。意外的是，D沒有和其他友人一樣同我抱怨起下雨天令人厭倦之處，反而一臉誠摯地對我說：「我也喜歡下雨天，因為雨總是讓我特別舒服。」那一瞬他的眼眸閃爍如同星芒，彷彿茫茫人海中，尋得同樣熱愛雨天的知音有多麼不易。

一年前，我和D第一次離開新竹縣來到市區上學，陌生的環境造就更深的相互依賴。我們會在傍晚時分相約，一同乘上回竹北的公車，不過也不像青春偶像劇裡上演的曖昧浪漫，因為我們幾乎沒有過明目張膽的肢體接觸。我總小心地倚靠言語隱約流露的好感作為試探，盼望懵懂的情意能有機會被窺探邊角，卻又生怕過度張揚後的消亡。

其實，國中時期，我未嘗想過任何凌駕友誼以上的情感會在我跟D之間萌芽，我們的相處以俗話形容是典型的「歡喜冤家」，互懣打鬧佔據大部分空白，細節上的貼心埋藏各個邊角。他會猝不及防地拉住我的馬尾，惹得我一個勁抓起掃把找他「算帳」，卻也會在我生日時手捧插好蠟燭的蛋糕，滿眼笑盈盈招呼我許願。我本以為這般平凡的關係會持續直到分別的盡頭，我也許會成為他人生的過客，瀟灑離別也不帶牽掛。但偏偏我們一同經歷一場名為青春的雨，九降風削起額間碎髮，一陣滂沱打落屋簷的十六歲。

潛意識裡的喜歡被徹底掀開，好像也是在一個雨天。

那一日，我在他學校的對街等他，天空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樣，可我卻罕見地忘記帶傘。腳下的水滴越趨龐然，天色準備拉下暗幕，氤氳濕氣的風吹得我開始頭痛。恍然間，我終於睇見D走出校門，貌似是注意到投來的目光，他衝著我的方向露出了酣暢的笑容，彎起來的月牙眼溢滿欣喜，一如他跟我說他也喜歡雨天那樣笑得清澈。雙眼交會的瞬間，灰調的世界被撒下一束光，心湖旋即泛起漣漪。雨聲蕭然醞釀底色，胸腔深處有股情愫蠢蠢欲動。

他過馬路朝我走來，察覺我沒帶傘，慣性地吐槽我冒失，然後撐起手中的傘架在我們中間。我一如既往走在他的身旁，側耳傾聽他講學校的瑣碎日常，心口卻不合常理地劇烈發燙。我盯著前方的雨一絲絲呈長條狀，自傘緣慢慢墜地，那些雨水精準砸在我心上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。好像在雨中產生的情感都是漫漶水氣的，因此朦朧不清也是順理成章。

從那一刻起，我對雨天純粹的珍視因為他，摻上了別樣的情。

一男一女秉持朋友關係朝夕相處三年有餘，一旦一方的友情變質，看什麼都能和兒女情長扯上關連。自那個雨天之後，D遞東西給我時，我會仔細度量我們兩手的距離，再以蘭花指手勢夾起。瓶蓋咬著牙寧願自己擰開，就是不肯如同過去一樣賴皮地

丟給他幫忙。傳訊息不再敢大大咧咧，他的訊息一定要擱置一陣子，待我思考出最有趣的答覆方式後才會回他。

D像是默許我的不自然，卻偶爾還是會在歸途的路上，問我是不是壓力太大，而我會羞紅著臉倉促帶過話題，爾後繼續假藉用日常的交談一點一滴釋放包裝好的少女情懷。

他會發現我舉止間的異樣，是不是因為或許也有一點點喜歡我，才會把我平時作為的習慣記下？

每當腦裡閃過這樣的設想，我都會被自己的癡心妄想嚇到，然後往反方向自圓其說，在心中解釋一百種他可能關心我的其他緣由。迸發的情思一次次被內心深處張開的手拽住，再拉回安全地帶，阻止我的心緒走向那些過分熱烈的念想。

水氣在胸膛化開，黏膩感掙扎著每一次的若即若離，我妄圖在跌宕的滴答聲間一步一步向他的心走近。雨水累積堆疊匯做逕流，時間伸出五指盼它川流不息，但我總矛盾地想抑制恣意生長的悸動，害怕失速過後的沉淪會顛覆理智直至決堤。

他是否也曾在出神時猶疑過我們的關係呢？

／

晴空萬里的日子漸多，天氣褪去潮濕，盛夏的行跡悄然落腳。

「你喜歡打雷嗎？」

像狂風驟雨沖刷而脫落的瓦片那樣墜地有聲。D貿然提出的問題顯然不符時宜，被刺眼的陽光襯得荒唐。

「蛤？」

「談不上喜不喜歡吧。」

顫顫巍巍的心跳此起彼伏，手心的細汗自毛細孔猛地湧出，加深我此刻的無措。

他脫口而出的話語實在太突兀，我無從知曉言下之意，硬生生被擠出的字句穿透炎熱之下的一片清寂送到他耳邊。

「沒事。」

他瞥了眼玻璃窗，公車外的街景一幅幅滑過眼簾。

「我只是在想，沒有妳跟我回家的日子，我會很不習慣吧。」

我瞧見他閃躲的瞳眸間有過去沒見過的溫潤，彷彿我在夢裡無數次幻想過的錯覺。

斜上方的白光切實地打在我心尖上，迫使亂麻般的思緒被一根根抽離清晰，直覺鼓舞我向前探尋，去觸碰那份同樣熾熱的火苗。但人面對火山爆發的第一反應是迅速撤離，而非縱身躍下，就和膝跳反射一樣無可倖免。慣性的迴避心理暗自作祟，我又一次拿其他話題當擋箭牌，從即將引燃的對話中竄逃。

然後無疾而終。

／

轉眼間，我們要升上高二。

開學前，D捎來訊息告訴我，他下學期因為第八節的緣故，要開始搭校車而不能再伴我搭乘公車。收到訊息的當下我竟沒有太多的傷感蕩漾心頭，但我自知還是會不捨的。我倏地意識到他當初在公車上陡然出現的話題背後的理由，也確實和他烙在我腦海裡的語句一樣現實，沒了公車為藉口和他製造每日的交集，我跟D除了訊息往來之外，很難再有其他名正言順的羈絆了。

陪伴彼此幾年的人，會在沒有太多機會見面之後，輕而易舉地走散於時間洪流嗎？我不敢篤信地說不會。聯繫二字的形貌是一條難以預料行蹤的軌跡，我嘗試踏進他的

軌域，卻在四下荒蕪的廣袤中迷了路。我吃力眯起眼，怎樣也看不清大雨停息過後的未來。

／  
少了每天相處的日子，我們的聯絡果真被更加忙碌的高二生活沖淡了，課業社團填滿多數時間，連消磨在聊天室的閒暇也少得只剩一個指縫。那份情在灑滿陽光的時刻被蒸散，成為氣體的一部分淡釋色澤，儘管不再濃烈如初，濡濕消弭後整個人卻輕盈了許多。

面對他的訊息，我不再刻意糾結字句；感受好感瀰漫，我不再拐彎抹角地躲閃。我們的故事走出淅瀝雨聲，沉澱的少女情思脫去了騷動，而我終於敢伸手觸碰那份同樣熾烈真摯的光明，就算只是摸透邊角，掌心留下的溫存已經足夠折射整個季節的虹光。

我生日當天，D 踩著十二點鐘祝賀我十七歲生日快樂，是一則誠意滿滿的語音訊息，祝福詞之外還不忘絮絮叨叨。他說，下次見面最好挑在我們都喜歡的下雨天。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我等著，也祝你下學期順利啊。」

我回應道，沒等他回覆就放下手機，因為我心裡早已知曉另一邊的答案。

夏末雨水的餘韻浸染清新的草土味，風撲簌簌捲起發黃的落葉，時序入了秋，一個不穩定，時而晴朗時而落雨的季節。冒失如我仍然會常常忘記攜傘出門而被淋得濕漉漉，即便如此，我還是深愛雨天的鮮活，我能夠以滴答聲響為憑據憶起和他放學的時光，從雨絲打落的光影臨摹出他眉宇間的笑，打從心底期待下一次相逢，這樣也就心滿意足。

／  
雨季收起扉頁，左心室奏鳴起生命的韻律，血液淌過自由的音符，指引我擁抱自烏雲間隙流瀉的燦陽。

翹首盼望十七歲嶄新的景致，但我始終不會忘記有他同淋的那場雨。